

中国的崛起与地区安全

唐世平 *

【内容提要】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崛起”成了一个令人关注和广泛讨论的议题。许多地区外(主要是美国)和本地区的观察家都对一个强大后的中国将如何运用它的力量感到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地区国家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如何理性地评估中国崛起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将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从几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

中国崛起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不可否认,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里取得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也是东亚地区的普遍现象:除了日本在 90 年代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之外,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 20 年里也同样取得了迅猛的增长。尽管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摧毁了许多国家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乐观预测,但金融危机并没有摧毁东亚国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

在南亚,印度也在 90 年代初开始了大幅度的经济改革,从而走出了经常被讥讽的 2%~3%的“印度增长率”,实现了介于 5%~6%的稳定增长。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 90 年代的前半期经历了一个痛苦时期,国民经济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俄罗斯的经济一直到 1998 年才开始逐渐恢复,而许多中亚国家至今还没有摆脱经济的困境。

因此,尽管总体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的增强,而且中国相对于地区国家的相对力量对比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但是,中国的崛起给地区力量格局特别是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带来的变化并没有像人们普遍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就已经是一个多极结构了,中国的崛起并没有改变这个多极结构。因此,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导致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质的改变,它带来的只是量的变化:中国的崛起只是让东亚的国际结构变得更加平衡了。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采取对外扩张的战略。尽管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采取一个扩张性的战略,但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温和的对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本文中,“地区”是指中国的周边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以及中亚。

更早一些的有关于东亚是一个多极结构的论断,见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Chapter IV,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1977.

外行为是否还会继续。这才是许多地区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对中国目前温和的对外行为的一种解释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温和的对外行为的根源是中国的安全战略是由四个理念所支撑的,而其中的一个理念乃是中国对“安全困境”的认识。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和他以后的领导人懂得无论中国有多强大,进攻性的安全政策对于一个处在有 15 个邻国的地理环境中的中国都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将极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邻国和其他大国(最有可能是美国)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联盟。但是,如果中国采取一个温和的安全战略的话,大多数地区国家就有可能不愿意对中国采取硬性的围堵政策,中国也就可以享受到一个相对良好的安全环境。

这一基本的认识使得中国采取了一种可以被称作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强调温和、自我约束以及安全合作。

中国也确实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和不丹、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近年来,中国又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陆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此外,中国还和印度在两国边境地区实施了“建立相互信任措施”。中国也并没有让与日本和印度的领土争议问题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一系列举动不仅为中国赢得了更好的安全环境,也为地区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安全环境。

一个国家总是按照对自身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来选择自己的外交政策。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对自身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国,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拥有越来越多的能力能够塑造自己所处的环境。同时,尽管中国承认外部的世界仍是一个无

政府状态的世界而且权力政治仍然存在,但中国相信世界正在朝着一个更加文明的方向演变,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

中国对塑造自己安全环境的能力和世界总体变得更加安全了的信心将会对中国的外交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大国,或者说,中国将会继续发展它的综合国力,但同时也会在运用它的力量的时候采取自我约束。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温和的对外政策将会继续。这一基本政策不仅是中国要集中精力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更是最符合中国“和为贵”的战略文化的安全战略。

最后,由于尊重国家的领土完整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规则,核武器的存在则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再将经济实力转化为领土扩张,因此,尽管中国的力量有事实上的增长,它也不可能随意采取扩张性的政策。

中国崛起与地区安全

可以说,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冷战后的时间里,亚太地区的安全构架基本上是在以美国为核心联盟上的“美国治下的

更详细的讨论,见唐世平:《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 年第 3 期;Shiping Tang and Peter Hay Gries,“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nd Beyond,”*EAI Working Paper No. 97*, October 2002,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反映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思想。

更详细的讨论,见 Zhang Yunling & Tang Shiping,“More self-confident China will be a responsible power,”*Straits Times*, October 2, 2002.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扩张基本上都不能成功;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规模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了。见 March W. Zacher,“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Use of For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2, Spring 2001, p. 215-250. 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 N. Y.: Basic Books, 1989.

安全”。

在过去的 20 年里,这种“美国治下的安全”构架确实有所削弱。但这并不是中国崛起后地区国家选择和中国结盟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使得这些国家不愿再继续做美国的保护国的结果(韩国民众对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这种趋势的新表现)。事实上,这些国家之所以这样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并不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它们构成安全威胁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采取了“自我克制”的安全战略,加上大多数地区国家的理性安全政策,旧的安全构架的削弱并没有伴随着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恶化。事实上,中国对外开放后日益成熟的安全外交政策正在使中国成为地区稳定的重要支柱。

在东北亚地区,俄罗斯和中国通过选择相互合作而大大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更使中俄两国得以避免因为在中亚地区出现利益上的分歧而损害两国的双边关系。可以说,中俄两国对彼此的善意都有相当的信心,只要不出现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控制俄罗斯,两国的关系将能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上。

在东南亚,在 90 年代确实存在着一个许多国家都竞相购买新式武器的现象,但是这一现象可能更多的是由于东南亚国家的财力上升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平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围堵中国。除了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因为在南中国海的渔业有一些摩擦之外,中国和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尽管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对中国的意图有一些疑虑,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围堵政策,而是发起了东盟地区论坛(ARF)来接触和约束中国。中国虽然起初对东盟地区论坛的走势并不把握,但通过几

年的交往,中国已经意识到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重要性。通过相互交往,东盟国家和中国对彼此的意愿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合作。通过签署东盟和中国关于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宣言,中国和东盟大大减少了它们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中国最近对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纠纷的关注也显示了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依存关系。

在南亚,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质的突破,而且印度仍然认为中国是它的宿敌。但是即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首先,喜马拉雅山的存在使得中印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不至于恶化到哪里去。其次,尽管中国将保持和巴基斯坦的传统关系,但中国也没有让中巴关系限制中印关系的发展(在印巴关系趋于紧张之时,朱镕基总理在穆沙拉夫总统访问中国后就访问了印度就是见证)。随着中印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在近几年的迅速发展,两国将有可能意识到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而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因此,总体说来,地区国家逐渐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而且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对它们构成安全威胁。事实上,在一些地区重大问题上,地区国家认为中国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便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在短期内对一些地区国家将构成一定的挑战,但如果这些国家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的话,中国的增长对这些国家也许反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机会。

与此同时,通过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

“ASEAN and China Sign Declar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 SECRETARIAT News Release. www.aseanweb.org, Nov. 4, 2002.

泰国在他信总理领导下的经济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见 Patrick Smith, “What do Thai wine and ‘Thaksinomics’ have in comm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7, 2002. 也请见 William Pesek Jr., “The ‘China factor’ grows as a cataly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6, 2002.

易区,在“10+3”框架内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进中亚地区合作,中国和地区国家正在共同降低地区的安全困境。

因此,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求地区国家做一些调整,但地区安全困境并没有恶化(至少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恶化)。如果说地区安全局势中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的话,这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计划建立导弹防御体系以及更紧密的日美安全同盟。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对地区安全具有深远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以及地区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态度。这一点不仅仅是中国安全考量中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地区未来安全局势的关键因素。

简单地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建立在三个支柱上。首先,为了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美国将通过它的联盟体系继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阻吓中国,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击退中国的挑战。其次,如果中国不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并且将中国纳入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系统中去(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化”)。再次,为了弥补其联盟体系的不足,美国将通过多边安全、经济组织和条约将地区国家吸收到它的体系中去,使这些国家即便在不愿意敌视中国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成为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华温和派人士相对更重视后两个支柱,而对华强硬派人士则更注重(或者只注重)第一个支柱。

总体说来,当美国选择温和的对华战略

时,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战略表现出太多的抵制。只要美国不威胁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就不会去挑战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美国在地区的建设性存在。或者说,中国并不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当美国的对华政策为强硬派所主导时,中国就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制。

不过,只要台湾问题不能得到和平解决,中美之间就有爆发冲突的可能。但即便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虽然台湾确实有一部分人希望“独立”,但是大多数台湾人民并不希望战争,因此他们愿意对统独问题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如果祖国大陆继续它的经济增长,社会越来越开放,同时保持对“台独”势力的有效威慑,海峡两岸就有和平统一的可能。

因此,如果美国不认为中国的最终统一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的话,美国就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个更为谨慎的政策。这样的话,中国和美国就有可能达成一个相互包容的战略理解。

但是,美国国内确实有一些人士(所谓的“蓝队人士”)认为中国的统一,甚至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这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必然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美国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国继续强大和最终统一。

总体说来,中美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停留在竞争和伙伴关系之间的灰色领域。这其中的危险在于美国的政策有可能关闭中美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伙伴的大门。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关于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的论调更多的是夸张。中国的崛起确实对一些地区国家构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挑战,但是中

国的安全战略并没有导致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由于中国的安全政策强调的是温和、自我约束以及安全合作,一个强大的中国更有可能的是最终成为地区稳定的力量。

事实上,如今仍然坚持“中国威胁论”的人士基本上来自于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俄罗

斯的“强硬派”人士。很显然,这些人士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削弱他们国家(美国)的霸权地位或降低他们国家成为地区强权的机会(印度和日本)。对于这些人士的态度,不必太多过虑。毕竟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将比“想象、猜测”更有说服力。

俄印加强战略合作

2002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是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三年来第二次访印。普京此访成果颇丰,俄印签署了包括《德里宣言》和反恐合作备忘录等在内的 8 个文件,表明在当前全球反恐新形势下,俄印双方都有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和愿望,正如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普京访印前夕对媒体所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下具有特殊意义。

发展俄印关系是俄罗斯东线外交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开始调整内外政策,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方针,力求恢复其大国地位,并推动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2000 年 7 月问世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打算加深与印度的传统伙伴关系,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这有助于解决南亚存在的问题,加强地区性稳定”。从普京此访的时机看,恰恰在北约布拉格峰会宣布将原苏联的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收归麾下之后。俄罗斯在此时向世界展示与印度强化合作的姿态,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长远地看,俄罗斯如欲谋求南出印度洋,也需要与印度搞好关系。而印度则需借助俄罗斯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来逐步实现自己的大国之梦。

俄印军事技术合作是普京此访最引人瞩目之处。冷战时期,俄罗斯与印度一直是盟友,有军事技术合作的传统。近年来俄印在这一领域的贸易额每年都稳定在 15 亿美元左右,目前俄印在拟议中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就有 300 多项,且显示出从普通军火贸易向合作研发领域拓展的趋势,印度正在从单纯买主转变为俄罗斯军事技术研究的合作伙伴。

(布衣)